

亞洲電影 Asian Film

「標榜「太平洋戰爭七十周年的真實」的新版本《山本五十六》」



可能是因為早前《永遠的零》反應不錯的緣故，《山本五十六》這部在日本上映已近三年的作品被引進香港。這部電影是作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七十周年的話題作上映，有個副題名為「太平洋戰爭七十周年的真實」。所謂的真實，主要是對白引用了早幾年出土的山本五十六日記。在劇情大綱上，這部新版的《山本五十六》和一九六八年的同名電影一樣，採用了由山本擔任海軍次官大力反對日德意三國同盟開始講起，然後是策劃偷襲珍珠港、中途島戰役、瓜達爾卡納爾島（Guadalcanal）的苦戰，到最終喪失所羅門群島上空。有趣的是，兩部相隔四十多年的作品關注的重點顯然不同。

一九六八年版的《山本五十六》強調的是主角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，所以有他向首相力陳要避免和英美開戰的情節。而在新版的《山本五十六》，則更關注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角色，花不少篇幅去講他的飲食喜好（順便反映當時的民生狀況），以及長門、大和兩艘日軍旗艦的生活細節，展現編導們在這方面的考證工夫。

爪島苦戰完全虛構

至於配角，在新版《山本五十六》中，崛悌吉、井上成美、山口多聞等海軍內部的「反戰派」、航空派，都有很重的戲分，扮演了幫助山本釐清立場的角色。在一九六八年版《山本五十六》之中，這幾個人物是完全沒有戲分的。相反，一九六八年版之中，陸軍的前線高級指揮官今村均、百武晴吉，參謀辻政信等都有戲分，這多少是因為劇情放重後段所羅門地區的苦戰。相反，新版之中陸軍在開戰後就近乎隱形，而描述爪島的苦戰更是完全虛構情節，和副題中「真實」兩字相距甚遠。

不過，新版《山本五十六》最耐人尋味的還是虛構的《東京日報》這條線索，由政治版主筆到記者，接二連三地採訪山本，讓他闡述自己的立場。一方面是讓主角有個更平民化的表現，不用整天通過軍事或政治會談來展現主角的政見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展現

日本人拍關於三次大戰的電影有個傾向，一般來說是關於海軍的題材為多，海軍之中又以關於航空作戰的為多。而人物方面，能夠成為二戰電影主角的日本軍人，記憶中只有山本五十六一人。這個現象，多少是因為海軍當年有一股反對向英美開戰的聲音，而這股聲音的代表人物就是聯合艦隊的司令山本五十六。相比起陸軍一味在中國挑起事端，擴大戰爭，二戰後日本人在感情上傾向海軍，以及在戰爭中途就戰死的山本五十六可以說是合情合理。所以，關於他的電影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有人拍，是為成島出導演的《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》。

文：行光

當時上下狂熱好戰，傳媒煽動民粹的一面。如果對那個時空背景沒有認識的觀眾，可能會誤讀為狂熱的公眾和傳媒把日本軍隊推向戰場。這個可能也是編導的立場，這場戰爭是一場共業？但稍為審視日本當時的言論環境就會發現這個說法不太靠譜。首先那是一個日本軍方嚴格控制輿論的年代，軍艦的照片發表前也要塗去背景以保守軍事機密，艦隊司令接受採訪，推心置腹談外交結盟以至和戰問題實是天方夜譚，感覺有點像內地的抗日神劇。

戰爭責任攤派輿論

另一方面，那是一個發表政論間接引起政變也會招來殺身之禍的年代，報紙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言論導向，報人們的政見其實就是官方立場的演繹。持不同政見的論者，逃亡的逃亡、坐牢的坐牢，如果還把走向戰爭的責任攤派給社會輿論，那就太過分了。所以，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日本電影拍攝類似題材，都沒有苛責戰前的日本傳媒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新版《山本五十六》有一個情節頗能說明當時的情況。當山本還在海軍省任次官時，有的部下對長官們反對和德國結盟很不解。這時候，山本的助手井上成美問這些軍官，你們都很崇拜希特勒？都熟讀了《我的奮鬥》（Mein Kampf）？部下們答：「我們每頁讀過不只一遍。」結果井上用德文大聲讀出一段希特勒輕蔑日本人的章節，軍官們大怒問，「為什麼我們沒有讀過這一段？」井上的答案是，「我手上這本是德文原版，而你們讀的潔版譯本……」當時整個日本就是這樣陷入由軍部和政府主導的自我欺騙之中，今人去批評當時的民間傳媒煽動民粹，實在有點是以今非古，為發動戰爭的軍人開脫。



▲新版本《山本五十六》，由役所廣司主演

與戰爭的真實

《山本五十六》



▲日本人拍的二戰電影以海軍的題材為多



▲新本本中，多位「反戰派」崛悌吉、井上成美等的戲分都加重



▲新版本的對白引用早幾年出土的山本五十六日記



▲新本本中，花了不少篇幅描述日軍旗艦的生活細節



▲新本本中，描述爪島的苦戰，可謂完全虛構情節



▲三戰時期對日軍影響深遠的希特勒著作《我的奮鬥》



▲在二戰中途就戰死的山本五十六



▲一九六八年版本的《山本五十六》，由三船敏郎主演

談《星戰》導演之言



《星球大戰》（Star Wars）導演佐治盧卡斯（George Lucas）上周接受電視台訪問指出現時電影工作受片廠（Studio）操控，創作人跟只關心盈利的片廠衝突愈來愈多。盧卡斯說以往的片廠並非這樣，這種做法是錯的。

大導演說以前電影是賣創作和原始創意，所以片廠制度開始時，經營者是創作人，他們會提供小說給導演改編成電影，但後來很多企業進入了電影行業，管理的人根本不懂電影。隨着一些電影學院畢業的學生進入了片廠工作，片廠更不相信導演和創作人，他們認為自己懂電影，肆意改動每一個環節。可惜其實他們並沒有想像力和才華。

盧卡斯說他拍的《星球大戰》有絕對創作自由（和預算自由），因為製作人喜歡他的前作《美國風情畫》（American Graffiti），認為他是有才華的，所以絕對相信他。言下之意，大導演認為片廠應走回頭路由創作人主導電影。

盧卡斯的理論有可取的地方，但整體來說卻與時代脫節。當年的片廠，拍電影是「揀

蟀」方式，看的是製片人的眼光，沒有科學的管理方法。這種形式仍然存在於較小規模的電影公司。而且盧卡斯忘記了當年的製作費跟現在相比實有天淵之別，現時拍大片真不能不從各個方面去管理。加上「完成保證」（Completion bond）的規範，不可能讓創作人「為所欲為」。

創作人當片廠領導當然是導演們的喜訊，但現在又有多少創作人願意這樣做？以香港為例，出名的導演當監製，導演反為有較大的自由度，這是優點。但作為監製或片廠管理人並不是只懂創作的人能勝任。現時卻是走向另一個極端，片廠的主導者幾乎有關電影生意各方面都懂，除了創作。生意和創作都懂的片廠領導現時真的鳳毛麟角。

很多導演遠離片廠，自己籌錢拍電影，可惜是失敗的多，成功的少。因為他們面對着兩大困難，一是成本的控制，不跟片廠合作所拍的預算不是高了而是低了。這是關係於第二點困難。第二是發行網絡不佳，回收預測較片廠低，還要面對各式各樣的瑣碎事務。所以現時美國的片廠制仍然是主流。

文：田力

港美新導演作品湧現



今天上畫的九部電影中，若論戲碼，當然仍以西片最強，包括被譽為奇洛李維斯（Keanu Reeves）翻生之作的動作片《殺神 John Wick》和「哈利仔」丹尼爾韋基夫（Daniel Radcliffe）主演的《魔角》（Horns），還有恐怖片《死亡占卜》（Ouija），其中《死亡占卜》和《殺神》都在剛過去的周末，奪得美國票房榜冠軍，前一周上畫的《戰逆豪情》（Fury）也要屈居第三位。

有趣的是《死亡占卜》和《死神》的導演都是新導演，《死亡占卜》導演史戴斯懷特（Stiles White）是從特效及編劇出身，這次是他的導演處女作，成功打響名堂；而《死神》的兩位導演 David Leitch 和 Chad Stahelski 都是特技人出身，同樣是首次執導電影，可以想像奇洛李維斯扮演的傳奇殺手在此片必然動作連場。至於《魔角》其實是去年的作品，由法國導演阿歷山大阿查（Aja Alexandre）執導，為丹尼爾洗脫「哈利仔」形象的作品，影片在法國上畫，票房只有一百五十萬美元，不算理想，將於下周在美國上畫。

甄子丹打到飛起

西片以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四部華語片，包括兩部香港新導演作品《點對點》和《第七謊言》，前者由黃浩然導演，由闊別大銀幕多年的陳豪主演，一部以香港城市為題言情片，誠意十足；後者由孔令政導演，鄭中基主演，一部劇情曲折的奇情片。《第七謊言》得到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資助，監製田啟文協助集資和邀請一眾演員，此片早前在美國費城獨立電影節獲最佳外語片，又在西班牙巴塞隆納電影節奪最佳電影，載譽歸來，有

一定吸引力。

當然以號召力而言，甄子丹主演，陳德森導演的《一個人的武林》，最為矚目。這個被稱為「《十月圍城》組合」，只是宣傳口號，實際上《十月圍城》好些動作場面其實是甄子丹和另一位名導合力炮製，不過可以看到甄子丹和王寶強的格鬥，官能刺激十足，令人想起甄子丹的前作《導火線》。在內地打破今年華語片票房紀錄，勁收十一億二千七百五十萬人民幣，寧浩導演，黃渤和徐崢主演的《心花路放》，雖然前一周，著名作家韓寒導演處女作《後會無期》在港票房慘淡，但寧浩、黃渤和徐崢這個「鐵三角」組合，應該較受港人受落。

此外，還有恐怖片《7步成屍》（Contracted）和日本戰爭片《山本五十六》。《7步成屍》由美國導演 Eric England 自編自導，影片去年十一月在美國上畫，只收四千一百美元，明顯影片專攻影碟和海外市場。《山本五十六》則是三年前的作品，成島出導演，役所廣司、香川照之、玉木宏和阿部寬等巨星主演，在日本上畫收二千四百六十八萬日圓，約一百七十七萬港元，成績一般。



▲在美國頗受歡迎的恐怖片《死亡占卜》